

雪鴻軒尺牘
三

言文對照
分類詳註

雪鴻軒尺牘卷三

會稽龔 夢未齋著

抗縣黃朗軒譯

第八類 叙別

與孫星木

居庸關外淹滯三年。諫不行。言不聽。而猶未去。則可愧之甚矣。茲已決意南旋。臘初買車起程。惟與知己遠違。未免悵悵。明歲之冬。仍作北游。慷慨悲歌之士。總在燕南趙北之間。後會正可期耳。

（一）居庸關。在今直隸（二）燕平聲。燕趙。戰國時二國名。燕。首昌平。縣西北。（即今之直隸省趙即今山西省。

我在居庸關的外面地方。已經住了三年。他有過處。我去好好的告勸他。他也不肯行。我有話語。又去細細的告訴他。他又不肯聽。我到這時候還不去。那就慚愧得很了。○如今決計回到南方。總在十二月初旬。就要生了車子動身。但是和知己朋友。從此遠遠的分別了。終究不免悵悵的。○明年的冬天。仍舊到北邊地方來。那些慷慨悲歌的讀書人。總是出在直隸地方的南面。和山西地方的北面。我和你隨後相見。也有日子的。

答趙青圃

籠鳥盆魚。訪友已虛千里。駕汀鴻。雲雁懷人。最是九秋天。矧知己非比泛交。而小別竟成久濶。能不扶搖落而增悲。惜離羣而興歎。憶昨臨津聚首。官舍連床。雄辯則四座風生。手譚則一枰星落。飛觴月下。參差醉影如仙。聯句花間。馥郁文心似錦。豈意盛游不再。歡會難長。拋殘座上之罇。陽關三疊。隔斷夢中之路。雲樹數重。何人索解。幾同緘口之三鎮。日相思。奚止迴腸之九

對黃花而消瘦。覽明月以低徊。所幸足下志切青雲。性耽黃卷。受鸞毫於郭璞。借鳳彩於羅含。他年鵬運。定揚激水之程。此日龍媒。已擅絕塵之譽。然而寸陰宜惜。一簣須加。良馬見影而即飛。霜鷹下韝而輒中。攀丹桂於月宮。天香染袖。探杏花於上苑。春色沾袍。顯揚之志欲酬。磨勵之功宜豫。雖悲秋宋玉。難禁陟岵之思。而奮跡陶侃。且振摩天之翼。若僕學昧。蟬鳴。才同芥駱。笑豕蹄之皆白。歎魚尾之將頽。郭隗陳臺。空悲駿骨。燕王舊里。徒望黃金。敝季之子。黑貂羞言刺股。彈馮驩之長鉞。恥欲蒙頭。魏徵山前。望白雲而腸枯寸寸。仲宣樓上。對紅樹而淚迸雙雙。已矣哉。四十無聞。奈之何百年輕擲。雖萬斛不足量愁。即十車未能載恨。乃惠承錦念。惠我瑤章。庾信清新之句。字字含情。徐陵悱惻之詞。言言寄怨。擊碎唾壺。煩憂並集。澆空酒盞。感慨交深。爰裁尺素。以紓情。且託雙鯉。而廣意。開緘把讀。無非新舊啼痕。掩袂長思。卻是故人心血。知越石中宵起舞。不俟聞雞。而相如半道題橋。終當乘駟。惟祈努力。跂予望之。

(一)搖落謂年。羣衆也。○禮記吾離。連床。即同卧之意。○杓。即棋。○觴。酒杯也。○李白桃李。陽關。即渭城。○王維詩。勸君更。○老齒落也。○羣而索居。亦已久矣。○朱子詩。妙語夜連床。○盤也。○進一杯酒。西出陽關無故人。○謂將曲子唱三次也。○王維有渭城送。雲樹。指懷人而言。○杜甫詩。○緘口。謂閉其口。而不言也。○孔子至周廟。見一金人。○鷺毫。即筆。○行詩。後人即稱陽關三疊。見詩人玉屑。○渭北春大樹。江東日暮雲。○三緘其口。背後有詞曰。古之慎言人也。○詳見家語。○也。○江淹。○字文通。南北朝人。夢中見一人授以五色筆。於是文思大進。其後夢。郭璞字景。羅含字君章。晉時人。幼時見小。○鷺。鳥名。○莊子。鵬。一人自稱郭璞。索筆而去。自是即無佳句。人謂江郎才盡。見南史。○純晉人。○鳥飛入口中。以後文思大進。○飛上者。九萬里。○龍媒。良。陰。即光陰。○陶侃曰。大禹。○贊。即威士之竹器。○書。○韝。即手鷹。○宋玉。即屈原之弟子。所作之九辯。○此即山頭。○詩經。陟。馬名。○惜寸陰。吾輩當惜分陰。○經。為山九仞。功虧一簣。○之皮帶也。○有悲哉秋之為氣一句。詳見楚詞。○彼此今。瞻望毋分。○

陶侃字士一蹲鴟即牛為○昔有江南人將羊字○斧路即不能○踰是立不住之意○詩○郭隗周時人○燕昭王欲求士○郭行晉時人○讀為羊字○後人即以爲讀白字之稱○作文之意○詩○經○有豕白蹄○經方魚類尾○隗曰○王欲求士○先從郭隗始○於是昭王築黃金臺○駿骨○良馬之骨也○燕昭王使涓人以千金市馬於絕域○不至馬已死○用五○黃金臺名也○手○子○即蘇秦也○國策○以禮之○詳見國策○百金市其骨○而遂天下聞之○以王為好馬○於是數千里馬者○三見戰國策○燕昭王築○黑貂之裘○黃金百斤○盡乃刺股○缺劍柄也○馮驩客於孟嘗○魏徵唐太宗之賢臣○嘗至○仲宣○即王粲之字○王粲在荊州避亂○往依劉表○問即名譽也○以讀書○若○三次彈劍○詳見戰國策○山上○蔡邕父母之墳墓○甚不得已○嘗登荊州城樓上○眺望故鄉○見三國志○論語○四十五十而無聞焉○庾信字子山○南北朝人○官○徐陵字孝穆○南○唾壺○即痰盂也○王敦嘗人讀魏武帝詩○鯉魚名○古詩○呼兒○越石不足畏也已○至開府作文能清新者○北朝人○能文章○至醉後即以鐵如意擊破唾壺○詳見晉書○鯉魚中有尺素書○晉時人○越石與祖逖同睡一床○至○相如○即司馬相如○字長卿○漢時人○相如行過昇仙橋○夜半聞雞聲即起與祖逖同舞○即在橋上題字云○以後不為大官○即不過此橋○見漢書○

我住的地方很小○好比籠裏的鳥○盆裏的魚○要想走來看你○因為千里路很遠○所以不來了○我和你有信往來○好比汀邊的鴻○雲邊的雁○時常想着你○總在九月時候○很是深切的○況且知己的朋友○不比泛交○那知道暫別的時間○居然很久○在我莫非不看着搖落的牙齒○悲傷起來○爲了那些離別的朋友○感歎起來○從前我和你兩個人在臨津地方○聚在一塊○又在衙門裏面○卧在一牀○講到談話○好像坐位上有風吹來○論到下棋○好像棋盤上有星落下○有時候在月亮下喝酒○看了一直一橫的影子○就知道醉後的趣味○和那神仙一般○有時候在花叢裏做詩○聞到吹來吹去的香氣○就知道心裏的文章○和那錦繡一般○那知道很得意的遊遊○不能再見○很歡樂的會合○難以久長○舍去了座上的酒杯○分別在陽關地方○曲子唱了三遍○隔斷了夢裏的去路○遙望那暮雲春樹○路程隔了數重○試問對什麼人談天○只得拿口封了三道○所以在這裏想着你○好像肚腸轉了九回○對着菊花○還比他越發銷瘦○看了月亮○竟和他不忍離開○所可幸的○在你有志想求功名○所以用心去讀書○卷你的彩筆○從那郭璞得來你的文才○和那離舍一樣○你將來好像鵬鳥○很有陞官高發的時間○你現在已像好的馬○更有比眾不同的名譽○但是一寸的光陰○應該要珍惜的一簣的功夫○也要加上去的○很好的馬○一看見鞭影○就跑得和飛一樣○打獵的鷹○一脫了鉤子○就可拿野獸捉到○在八月裏○取了舉人○好比到月宮裏去○折丹桂袖上○染了天香○二月裏○取了進士○好比在御園裏去○採杏花○袍上沾些春色○顯親揚名的志願○終須看到自己磨勵的心思○應當早備○你雖同悲秋○的宋玉○母親已經死去○究難免陟此的悲傷○只要像有志的陶侃○自己用起功夫○定可振飛天的羽翼○至於在我一方面○既然沒有學問○白字也要識了○又是沒有才華○本領也沒有○了○髮已脫完○好比豬的腳毛○都白人○很勞瘁○好像魚的尾巴○已紅○好比古時的郭隗○悲○那馬骨賣去○空望燕國的昭王○遠起黃金臺來○着了蘇秦的破皮衣讀書○沒有刺股彈了馮驩的長劍柄○辦事又不稱心○好比唐朝的魏徵○上山去祭掃墳墓○遠遠的望見白雲○腸已斷了○好

比後漢的王粲。上樓去眺望家鄉。靜靜的對着紅樹淚也下了。罷了罷了。四十年沒有名稱。奈何奈何。一百歲容易過去。雖則有一萬隻斛子。不能量我的憂愁。就使有十部車子。不能載我的怨恨。○那知道承你的記念。居然有信寄來。好似庾子山的文章。很清雅。很新穎。字裡都是有情。好比徐孝穆的文字。又惻怛。又纏綿。句上無非是怨。拿唾壺來敲破。很煩惱。又很憂愁。拿酒杯來洗空。可慨。又可怨恨。○於是寫了一封信。託那送信人帶去。想你拆開信來一讀。都是新和舊的淚痕。在你遞了袖子去想。又是老朋友的心血。知道你學晉朝的趙石。在半夜拿劍來舞。不必聽到雞聲。你又像漢代的相如。在橋上拿字來題。終究要附鳳翼。望你努力做去。我是站在這裏望你的。

答丁星使

自司署分袂後。忽忽二十餘年。不特把晤緣稀。即音問亦皆潤絕。沈約夢中不識路。今日無夢之可尋。惟於屋梁落月。想見顏色耳。尺素頒來。深感故人之意。兼悉佳況之詳。不謂足下復作燕趙游。曾憶雲雨寺前。坐柳陰而聽黃鳥。足下縱酒肆談。解衣磅礴。有不可一世之概。今尚得如當年豪邁否。弟潦倒風塵。年逾知命。往時意氣消磨殆盡。惟剩得幾根殘骨。依然骯髒人間。而一貧如故。不得不隨少年子弟。塗粉墨登場。足下既有山可耕。水可釣。儘可賦歸去來。今消受鑑湖春色。何尚稽滯為耶。地非却水。人非子猷。欲謀過訪。彼此俱難。更未識此生得再見否。

（一）司署。即前清之（二）屋梁。即梁上也。（三）燕趙。屢（四）磅礴。即心高。（五）磅礴。即心高。（六）知命。五十之數也。（七）骯髒。言人（八）歸去來。是

潘憲臬憲衙門。落月滿屋梁。猶疑見顏色。（三）見前。（四）黃鸝。（五）氣散之貌。（六）論語。五十而知天命。（七）有傲骨也。（八）陶淵明所作

之篇。鑑湖即浙江。却水河名。在今浙江紹興。古時戴逵居於名。紹興之別名。此王子猷往訪之興盡而返。詳見世說。

自從臬司衙門。分別以後。不覺得已有二十多年。非但說見面的緣分很少。而且兩方面的音信。也是不通。從前沈約詩上有夢中不識路一句詩。如今論到我們夢也不做一個。只得看月月亮。在屋梁上。想見你的面色罷。○在你有信寄來。我很感你老朋友的好意。你近來得意的狀況。我又詳細細細的知道。想不到你又到北邊地方來。你可記得雲月寺的前面。我和你同坐在柳陰的底下。聽那柳樹上的鶯兒叫起來。在你一面喝酒。一面和我高談。而且解下衣服。意氣做到了不得。很有藐視一切的態度。如今還能發跡。從前這樣豪麼。○我是大不得意的人。年紀已經過了五十歲。從前很雄壯的意氣。到如今消磨已盡。只剩得幾個老骨頭。仍舊混在世界上。面況且家境

貧苦和從前一樣。不能不跟着那些年輕的人。搽了白的粉和黑的墨。到戲臺上去做戲一般。○在你有山可以去耕。有水可以去釣。儘可從早回家。看那鑑湖的春色。為什麼遲遲的不回去呢。○我的地方不是剡水。我這個人又不是王子猷。要想走來會面。恐怕我和你都很難的。不知道今生今世。可能再見麼。

答朱桐軒

一枝甫寄。雙鯉遙頌。承獎飾之過情。何記注之獨摯。迴環雜誦。漸感交縈。神交二十餘年。芝光乍挹。判袂匆匆。關山阻隔。欲晤無由。轉不若希響風微。結想千載也。伏諗二兄大人。倚馬才高。雕龍望重。固可振翮雲霄。騰驥王路。何以依紅泛綠。久鬱壯圖。末路才人。能勿同聲一歎。然而浮雲富貴。泡影功名。本無關乎榮辱。讀莊周齊物之篇。正可作破悶湯也。惟高軒游歷。足飽風塵。而松雪未荒。青山可隱。潘岳有板輿之奉。謝庭多玉樹之榮。寶天倫之至樂。固不肯以彼易此。況喬木已久。借全枝。陳榻非南州不下。主人誼重。國士情深。少陵所云。束縛酹知己者。又處於無可如何耳。弟才不通方。性難諧俗。生無傲骨。而苦乏媚容。人本清貧。而翻憂濁富。一生心血。消磨於簿書錢穀。長箋尺牘之中。半世傭資。耗費於仰事俯畜。雪炭。錦袍之際。今則桑榆已迫。蒲柳先衰。尚欲抹粉登場。與少年子弟。插科打諢。其事可悲。其情可憫。貧者士之常。以貧始者。固應以貧終。擬遷延兩三載。必當挈眷南旋。即寒餓衡門。亦勝飄蓬異地。吾兄襟懷高曠。能許以雍之言。然否耶。省垣雖不乏名流。而素心難得。銜齋獨處。興味蕭然。安得與知己促膝。一話生平哉。雨窗岑寂。伸紙作書。竝錄俚言。附求郢政。情性所寄。略見一斑。吾兄見其人而略其詩可也。飲浦節近。吉人之祉。定增康勝。

一枝。謂書函也。○陸凱詩。鯉魚名。○古詩。客從遠方來。遺我^(一)倚馬才高。謂文思之敏捷也。○古詩。袁^(二)。龍。謂文。○齊物論。即六

潘岳。字安人。晉時人。有^(三)玉樹。稱人有賢子姪也。○謝玄云。子弟如芝^(四)。榻。即牀也。○陳蕃為豫章太守。器重徐^(五)。少陵。即杜^(六)。綈。綈。即粗

賦云。太夫人仍御板輿。○蘭玉樹。欲其生於庭階。見晉書。謝玄傳。○綈。至則設一榻以待之。詳見後漢書。○甫之字。○綈。所織之

網袍也。○須賈與范叔為知己。須賈曰。范^(一)。雍。即仲弓之名。孔子弟^(二)。蒲節。即端

叔。何一寒至此。乃以綈袍與之。詳見史記。○子也。○論語。雍之言然。○陽節也。

我纔寫了一封書寄出。你就寫了一封信寄來。承蒙你讚美太過。為什麼記念很深。我拿來信讀了幾遍。又慚愧。又感激。聚在一塊兒了。

我和你是精神上的交情。由來已有二十多年。纔見你很漂亮的輝光。隨即匆匆的分別。以後就被那關山阻住。不能和你會面。還不如

從前。空想你的顏色。可想到一十年以後了。○想你的文思很快。可以騎在馬上。立刻成文。而且又有詞語華麗的名譽。正可陞官上去。和

鳥的飛到雲天。馬的走到大路一般。為什麼在這裏做一個幕友。不能拿壯志發展出來。凡是末路的才人。難道不和你一樣悲傷。於那感

歎的聲音麼。但是據我看來。富貴和浮雲一般。功名和泡影一般。本沒有榮華和恥辱的關繫。讀莊子上的那一篇齊物論。正可以看破世

情。當做破悶湯看待了。○但是你坐了車子出去。已受了許多辛苦。幸虧家裏的園圃。沒有荒蕪。還可在青山上居住。而且老母可以迎養

好比潘岳的母親。仍舊坐着板輿。兒子和姪子。都有才學。好比謝玄的庭前。生了許多玉樹。這都是天倫最好的樂事。決不肯那拿樣來換

這樣的況。且很高的木。如果不是大材。就不能附在上面。陳蕃的牀。如果不是徐穉。就不能住在那邊。可見你和主人交誼很重。好比你是

國士。情分越深。杜甫詩上說。不放他回去。就昇報答知己這句話。語又是無可如何的意思呢。○在我一方面。才具既不圓通。脾氣又不能

諂媚。生來沒有傲骨。可惜不肯有趨媚的容顏。家境本是清苦。倒反去愁那不義的財利。一生的心血。已為那辦理刑法和錢糧。又和筆墨

上的長函短信。消磨都盡了。半世的薪水。已為那去養父母和養妻子。又和朋友裏的送炭送耗。耗費更多了。○如今年紀已老。身體先衰。

還要扮做花臉。和那些年輕的人。上臺做戲。這件事很可傷。這苦情越發可憐。貧是讀書人的常事。起初既然貧賤。應當要貧賤到底。纔好

打算。遲到兩三年以後。必定帶了家眷。回到南邊。就使在破屋裏凍餓起來。總比飄泊在外路好些。想你心裏很是明白。試問我的話。可

錯麼。可不錯麼。○省城地方。雖則有很多名譽的人。但是存着誠實的心思的。終究難得。我在衙門裏面。只有冷清清的一個人。實在沒有一些興味。怎樣可得知己朋友。大家拿膝抱住。談談一生一世的事情呢。○下雨以後。書窗前正是冷靜。所以拿紙寫了一封信。而且鈔下一首短詩寄來。請你改正。因為我的脾氣。已在詩上說明。你只要想見我這個人。不必拘泥我那首詩。那就好了。如今端陽節將到。在你必

有幸福。越發康健的。

答陳勝園

自送仙舟。神與俱往。僕回奉華翰。知片帆無恙。安抵保陽。藉以稍慰。晦明風雨。兩換春秋。案牘浩繁。深勞勞晝。而埋頭之暇。或商確時事。或虛寫衷懷。無不語出同心。情如一致。可謂得相資之益。極相聚之樂者。不圖高蹤遐舉。遠賦驪歌。愧繫維之未能。徒黯然而傷別。弟固知足下之不忍棄余。即足下亦知弟之不忍相離也。而行或使之止。或尼之。此中蓋有數所定。而不可强者。惟足下芳名素著。不難到處逢迎。而鄙人衰病無能。損失良朋。助且相與訴晨夕者。更何處再得素心。豈僅索居無偶。寂寞寡歡而已哉。沈聚亭聞台駕之行。頗為嘆息。欲於中秋後來郡相幫。望其形跡。無煩折簡而邀。憐我衰頽。肯作一臂之助。是真古道而兼謙德者歟。能不令人欽感。

驪歌即古人分別時所唱之歌。

唐詩。朝聞游子唱驪歌。繫維即縛束之意。○詩。黯。黑色也。○江淹別賦。黯。經繫之維。以承今夕。

○詩。黯。黑色也。○江淹別賦。黯。行或使之。○尼。去。

素心。即心地光明之素心。○陶潛詩。聞多素心人相。○索居獨處也。○禮記。吾與共晨夕。○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。

素心人相。○索居獨處也。○禮記。吾與共晨夕。○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。

自從送你上船回去。我的精神也是跟住你同去。後來接到你的信。知道你在船上。一些沒有毛病。平平安安的。已到保陽地方。我心就安慰了。○你在這裏。無論陰天晴天。和那大風大雨的時候。已經過了兩年。從中公事很多。全靠你去辦理。至於辦公事以後。如有閒空工夫。或是商量當時的事體。或是說明自己的志願。那些話語。都是和我心裏所要講出來的一般。情形沒有兩樣。可算得有相助的利益。盡相聚的樂事了。○那知道你要遠遠的動身。竟唱那別離的曲子。我又不能留住你。只得在分別的時候。心裏悲傷起來。我原是知道在你不肯舍我。你又知道在我不肯舍你的。可見要走出去。好像有人差動。你要住下來。好像有人留住你。從中是有一定的大數。不可以勉強的。○你的名譽很好。走到一處地方。不怕沒有人敬重你。我已年老多病。並沒有好朋友幫助。而且要想早晚聚在一塊兒。在什麼地方再

得一個知己的人。但是冷清清的一個人住着。沒有歡樂麼。沈聚亭聽說你已動身。真是慨嘆得很。要他在八月十五日以後。到府城來。幫我做事。照這情形看來。也無須拿帖子去請他。在他可憐我衰老。幫我助一臂的力量。這真是古道可風。并且有謙讓的德行呢。怎樣不叫別人敬重他感激他。

與周又伯

十八年至好。四千里相依。七載于茲。一朝言別。人生聚散。思之黯然。憶以入粵以來。同遊玉局之豐湖。再至凌江之官閣。飲和食德。沒齒難忘。今猶不棄葑菲。竭情推轂。五日京兆。輒試萬言。涇渭分流。原非水乳。省識命途多舛。敢云明珠投暗。孟浪棲枝。徒留笑柄。為今之計。只好借鄉試名色。決意旋歸。惟是行李蕭條。不獨旅人減色。還祈無忘季布一諾。踐省相述傳之言。使不至流落他方。得以老死牖下。是皆君子周急之賜也。且日內拙刻將竣。意欲刷印數百部。仰仗鼎力分售。以期少壯行色。小人喻利。大抵如斯。然種種骨肉關情。有加無已。客窗獨坐。未嘗不感激涕零。結草啣環。圖報或有日耳。臨別乞憐。幸勿膜視。從此雲泥終隔。未知能重晤於兩峰三竺間否。援毫鳴咽。不盡欲言。此啟。

玉局

(一)玉局是宋朝管理祠堂之官名。蘇軾嘗經為玉局觀提舉。後人即稱蘇玉局。

(二)豐湖在今廣東。凌江即江。

(三)官閣即公署。

(四)葑菲。皆草名。

(五)詩經。京兆。即古時之官名。

五日京兆。涇渭二水名。涇。結草謂報德也。魏武子有嬖妾。其病時。命子穎曰。吾死後必嫁是妾。及病甚。又曰。必以為殉。父卒。穎嫁之。

見漢書。

(七)水清。謂水濁。

(八)復穎與秦戰。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。故護之。夜夢老人曰。我即汝所嫁婦之父也。汝用先人之治命。余是以報見。

(九)環玉也。楊實性慈愛。九歲時。過華山。見一雀。為鵝所撲。墜於地。楊實置之。

(十)兩峰。即南高峰北高峰也。三竺。即左傳。中箱中。餌以黃花百餘日。雀愈。一夕化為黃衣童子。以白玉環四枚與之。

(十一)上中下三竺。均在杭州西湖。

交好已有十八年。依傍倒反在四千里。七年同在一塊。居燕在一天。分別。人生的忽聚忽散。想到這裏。也要悲傷起來。○回想我自從到

廣以後和你同在一塊同游。蘇東坡的豐湖。又到江邊衙門裏的樓上。感激你的德惠。到死也是不忘。○你如今還看得我起。好比採那葑菲一般。雖然盡你的好心。竭力抬舉我。但是我在期限很短的時候。做那很匆忙的事情。因為我和他脾氣不同。好比涇渭兩處的水。原不能像那水和乳融合起來。在我明知道命運不好。怎樣敢講一顆明珠。放在黑暗的地方。但是冒昧住在這裏。倒反留一句笑話。○我為現在的情形計算。只好借那考舉人的名目。決計回去。但是費盤很少。所以出門的人。因此沒有光彩。望你不要忘記。那答應我的事情。踐那着城裏商量的話語。使我不至流落他鄉。可以死在家裏。這就是君子周濟急難的厚賜呢。○而且這幾天以裏。我做的書。將近刻完。我要印刷數百部。靠住你的大力。替我分開賣去。那就可以加上旅人的光彩。小人只知道財利大。概都是這樣。○但是一切承你的情。好比自己的親人。只有加上去。沒有減下來。如今我在客地。對着書窗。冷清清的獨坐。時常想感激你。眼淚就落下來。將來補報你的大德。好比老人的結草。小鳥的啣環一般。總有這一天的。○現在是臨別的時候。求你要憐惜我。千萬不要輕看我。從今以後。我和你兩個人。好像在天地的不同。不知道能殺在杭州的南北兩高峰。上下中三天竺。那些地方。可和你見面麼。所以拿筆寫字的時候。又是悲傷起來。話語也不要說了。我因此告訴你。

第九類 辭却

與交河明府王達溪

每殷御李。甫慰瞻韓。蒙長者獨垂青盼。寵愛異常。敬領快誨。頃開咸邱之胸。更荷隆情。特下陳蕃之榻。而且慮其賦閑。廣為說項。感之至者。不言感矣。抵保次日。適李年伯遣使探邀。因作札辭謝。即或復我。斷不再往。鵲鴿雖不擇枝。而荆棘叢中。未敢再為寄足。此意惟長者鑒之。

（註）

（一）李即李膺。○李膺字元禮。後漢人。韓即韓朝宗。為荊州刺史。有重望。○李白咸邱。即咸邱蒙。榻即牀也。○陳蕃故禮徐穉。項斯。○楊敬之詩。生平不解。鶴鶴為名。○莊子。鶴臧人善。到處逢人說項斯。○鶴巢林。不過一枝。

時常想推李元禮的車子。纔能慰識得韓荆州的願望。等到見你以後。蒙你青眼相看。特別的寵我愛我。我聽你的教誨。好比咸邱蒙的心意。竟可開通我。又承你的好情。好比那陳蕃的牀。留我去睡。而且怕我沒有位置。到處替我去推薦。在我已十分感激你。也說不出感激。

言文對照雪鴻軒尺牘

你的意思了。我到保定地方的第二天。却好姓李的年伯。差了一個人來請我。我就寫了一封回信辭復他。就使再來請我。我決不去。鵲巢本是小的鳥。雖不必探那好的樹上。纔去棲息。但是這個煩惱的地方。好比在荆棘裡面。怎樣敢去居住。這個意思。只有請你原諒的。

辭宣化太守李年伯

車至汝水。晤丙南謝四兄。出示釣諭。命姪選往上谷。毋庸到保。以省旅費。垂眷愈殷。感銘愈切。冰雪長途。如登仁宇。俾寒酸五內俱春。仲春二日抵保。適感紀何忠到寓。問出關之期。詢悉年伯大人晉福數猷。潭祺增慶。雙旌五馬。到處懽騰。慰忭何似。姪賦性迂疏。諸多未諳。蒙長者收置籠中。委以重務。坐春風者七載。糜清俸者三年。昨臘辭歸。先承訂約。今冬甫出。復荷遠邀。寒士筆耕將母。得賢主人若此。亦終身之幸也。若欲遽萌退志。另擇新交。雖至愚極謬。當不出此。惟姪才不足以驚人。言不足以動聽。見善而不知勸。見過而不能規。鹿鹿魚魚。無關輕重。三年谷上業。已自愧素餐。若再覲然分祿。則負德疚心。其何能解。且關外水寒。致生脾瀉。回來醫治。迄未就痊。年未四旬。而精神不振。以年伯之肆應宏通。案牘之外。百函並發。而使庸碌病軀。蝨於其間。能不箇簡遲悞。延友者何所取義。得修者更有何顏。若以主人情重。必勉力疾趨。則食少事繁。斷難長久。上有垂白之親。下無襁褓之息。以不可即死之身。而必欲徇之。其為報則得矣。其如不孝何。羅昭諫詩云。身不許人。因母在。當亦仁人君子之心。所惻然而深諒者也。淮陰懷一飯恩。尚思酬報。豈有久侍龍門。備邀垂眷。而竟恣然如棄。同於負心之徒。蓋其不得已之苦情。有自知之而不能言之者。此實福薄命窮之所致。感慨低徊。寸心如結。惟祈俯垂清聽。宥

之格外速延碩學。克助治煩。從此勲業日新。令聞上播。姪雖未依德座。而區區欲報之血誠。藉他人而稍慰。是則有益於年伯者非淺。昔人有薦賢自代者。此姪不敢自欺。以欺長者之愚忱也。專函佈悃。伏冀鑒原。

（一）

汝水即汝河。（二）上谷即今直隸。五內即心肝。旌即五馬。即知府之稱。漢制官皆四馬。今河南有。隸懷來縣。脾肺腎也。旗也。馬惟出為太守。加一馬。故曰五馬。明道而歸語人曰。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日。見宋素餐謂無功食祿也。○淮陰侯即韓信。韓信釣於城下。漂母憐其貧。每日給以食。龍門尊稱他人所處之地也。○李膺後漢人語錄。詩經伐檀篇。不素餐兮。餐飯。其後韓信封淮陰侯。以千金報之。詳見史記。淮陰傳。人有重望。人與之交。謂之登龍門。見後漢書。

我坐了車子。到汝州地方去會見。內南謝四哥哥。隨即拿你的信給我。我看。我一直到上谷縣去。不必再到保定地方。可以節省盤費。見得在你照顧我的好心。很是真摯。所以在我感激你的好意。越發切實了。我在結水下雪的地方。蒙你的一片熱心。好比登到很和暖地的方一般。在我們貧寒的人。五臟裏得着春氣了。○二月初二那一天。已到保定地方。却好你的僕人姓何。名叫忠。到我的寓裏。問我出關的日子。我就問了你的僕人。就知道福躬大做事情。合家又是吉慶。看見你的車子。面前挂了兩扇旗。拖了五匹馬。到處都歡迎你。在我可喜的心。你看怎樣呢。○在我的性質。又迂闊又疏懶。一切事情。都不十分明白。蒙你收我在籠裡。拿重事委託我。坐在你的春風裏面。已有七年。糜費你的薪水很多。也有三載。去年臘月回去。預先蒙你定的約章。今年冬天出來。又蒙你派人來接。寒士拿着辦筆墨的事情。奉養老母。得到很賢的主人。竟有這樣。也是一生一世的幸呢。如果再存辭退的思想。另揀那新交的主人。雖有很愚笨。很謬誤的人。也不到這個地步。○但是在我一方面。才具既不能使別人敬我。話語又不能使別人聽我。看見別人有善的事情。我不知道勸他。看見別人有錯的事情。我又不知道儆戒他。這就是庸庸碌碌的人。不關繫什麼輕重。三年在上谷衙門裏。自己慚愧。吃着飽飯。不做一些事情。如果顧面子。在這裏分你的俸祿。恐怕辜負你的德。并且不要我的心。試問怎樣可以解免呢。○況且關外的地方。又是冷得很。時常有脾瀉的毛病。回家醫治。到如今還沒有好。年紀不到四十歲。精神竟不能提起。像你年伯的才具。又敏捷又精通。除去公文以外。還能寫一百封書函。在我很無用很多病的人。混在裏面。那就要可且做去。遲誤公事。試問延請幕友的人。還有什麼取才。得着薪水的人。還有什麼面目呢。如果為了主人的情意。很重。勉力去做。恐怕食量很少。事情又多。斷不能長在世上。○而且上面有白髮的老親。下面沒有背在後面的孩子。如果拿不可去死的身體。必定去報主人在報德一方面。可以得着。至於不孝一方面。到底怎樣呢。從前雖昭諫詩上說。身體不肯允許別人。因為有老母存在的原故。我的這些話語。在仁人君子的心裏。應該可憐我。原諒我的。韓信吃了漂母一餐飯。還要拿千金報

他莫非我長久在你這裏。又承你的照顧。可以舍你而去。同那負心的人麼。從中真不得已的苦心。在自己明明知道。不能講出來的。這都是福份淺薄。命運困窮的原故。我所以感慨起來。想來想去的。不定心裏好像結住的。望你聽我的話語。格外原宥我。快請那有學問的人。都你去。做那很煩的事情。從此以後。功業天天新起來。名譽漸漸傳上去。我雖則沒有在你那裏。在我一點報你的血心。借重別人的力量。也就可以自慰。照這樣做去。有好處到你年伯的。已不淺了。古時的人。有薦了賢人上去。替代自己的。這件事情。就使在我不敢欺騙自己。并不敢欺騙你的心思呢。專寫這一封信告訴你。望你明察。又望你原諒罷。

再辭宣化太守李年伯

仲春下旬。拜奉賜函。知前肅寸楫。已邀垂照。乃荷年伯大人不加譴責。謬愛愈殷。雖誦迴環。感漸交集。姪以襪線庸才。蒙為許可。七載承風。三年分俸。不為不久。豈有熟道不由。而反尋生路乎。惟姪毫無學問。諫不足以格。非。言不足以動聽。危而不持。顛而不扶。而顧因救水無資。覩顏竊食。自為計則得矣。其如負延友之盛德何。來翰云。豈視拙官不合時宜。遂棄去耶。又云。豈以為不足與交。防終隙耶。夫不合時宜。姪所欲改。而未能者。年伯如果不合時宜。可正廢水乳之融。何肯去此而投人所忌。若不足與交。則七載登龍。依依不捨者為何。矧貧賤之士。得以上交顯者。亦深幸際遇之隆矣。此長者之垂愛過深。遂不覺設此疑詞。而姪之不敢奉命者。蓋在彼而不在此也。尚祈鑒其愚忱。是所深感。

（一）

格正也。孟子惟大。二危而不持。二救大豆也。禮記。啜菽飲水。登龍。即登龍門。見人為能格君心之非。白見論語。三水盡其歡。此之謂孝。四上篇第九。降注。

二月裏的二十日以外。接到你的回信。知道從前所寄的一封信。已經蒙你看過。那知道你年伯不責備我。而且又是錯愛我。在我翻來翻去。讀了幾遍。又感激又慚愧。聚在一塊了。我是好比機綫的庸才。蒙你看得我起。七年同住在一塊。三年受你的俸金。時間算不得不長久。莫非有不走熟路。倒反去尋生路的人麼。但是在我沒有學問。勸別人改過。不能叫他止住邪心。對別人講話。又不能使他一定聽我。他在危險的時候。我也不能維持他。他在顛沛的地步。我又不能扶助他。單單為着奉養母親的費用。老着臉皮在這地方求食。替自己打

算那也很好。至於負了延請朋友的好意。到底怎樣呢。○來信上說。莫非你不合時宜。所以要去麼。又說莫非和你不可結交。恐怕後來有害處麼。如今論到不合時宜那句話。正是我所願意改去。還辦不到的。在你如果不合時宜。我和你兩個人。正可像水和乳融合起來。怎樣肯舍了這裏。倒反犯別人的所忌呢。如果說和你不可結交。從前在你那邊。已有七年。在我總戀不舍的意思。試問為什麼要這樣呢。況且貧賤的讀書人。能設在上面。和大的官結交也。算得際遇很好了。○總之這些話語。都是你愛我很深。所以有疑惑的言語出來。在我不敢違命的原故。是在那邊。不是在這一邊。還望你明察我很愚笨的心。這是我所感激的。

辭甯津明府劉三標

濫竽瀛渤之間。即耳仁聲仁政。嚮往固已久矣。而明府因交河公。謬為說項。乃蒙招致。至館未旬日。騶從即赴差所。瀕行以署務諄諄委託。似有不甚放心者。知人則哲。自昔為難。無足怪也。某賦性迂拘。與人落落。生無傲骨。而苦乏媚容。人本清貧。而翻嫌濁富。遇事則甯方無圓。甯拙無巧。甯為衆惡。而不隨私好。此心不肯自負。而尤不忍負人。故不知者以為難親。而知之者未嘗不喜與共事。即宣郡太守之所以不我遐棄者。亦深信其心之無他。而某之所以不敢復往者。實因諫不行。言不聽。未肯素餐也。頃李太守遣使致書。欲申前約。并有札至記室。囑為催車送往。某於上谷。業已辭絕。在明府或肯以一友之故。而取憾於上臺。或出於謬愛之殷。而不妨飾覆。均非吾之所得而知。亦非可以勉強。若鰕生之去留。本無關乎輕重。幸勿以此介意。致費躊躇也。

（一）字。樂器。○齊宣王好竽。吹竽者三百人。中有南郭。○瀛。是直隸河間縣。○項。即項斯。唐人。○楊敬之詩。生平（四）記室。即前清

先生。非能吹竽者。故曰濫竽充數。詳見世說。

（二）渤。是山東渤海縣。

（三）項。不解藏人善。到處逢人說項斯。

（四）之書。敬慕友。

我混雜在河間和渤海兩處地方。就聽說你有仁厚的名譽。有仁愛的德政。我心裏向着你。已很長久了。交河縣的縣官錯稱贊我。你竟聽了他的話語。蒙你請我去辦事。那知道走進衙門。還沒有到十天工夫。你的大駕。就到辦差的地方。在臨走的時候。殷殷的拿公事託付

我好像不大放心的。知人如果明白。古人尚且為難。這是不能怪你的。○我的性質又迂腐。又拘謹。對於結交朋友。又是平淡得很。生來沒有傲骨。但是苦在沒有諂媚的容顏。家境本是清貧。倒反厭惡那不義的富厚。講到做事。甯可方正。不可圓通。甯可拘拙。不可巧妙。甯可被眾人厭惡。我不可被別人私愛。我這個心不肯自負。也不肯去負人。在那不知我的人以為很難親近。那知道我的人沒有不喜歡我。和他同辦事的。○宣化地方的知府。所以不肯我的原故。也是相信我的心沒有別的取巧。在我所以不肯再去的原故。實在為了我去諫他。他也不行。我去告訴他。他又不聽。我所以不肯無功吃祿的。○如今姓李的知府官。差了一個人送信過來。要照行從前的信約。而且有文書送到書契房裏。吩咐他們叫了車子。送我過去。但是我對於上谷縣的位置。已經辭去。在你一方面。或能發為了一個幕友的原故。對不住上憲。或是承你錯愛的心思。竟去辭覆。這都是我所不能知道。也不可以勉強的。○至於我的或去或不去。本沒有輕重的關係。請你不要介意。倒反費你的心思了。

與謝丙南

昨接李年伯札。知復起山東。仍接冀北。而又念及鮑生。諄諄邀致。經一番挫折。自當改觀。而閱來札。依然舊日規模。其情可感。其幕斷不可就。因婉辭却之。旋即補授泉州。又承致書相邀。情詞懇切。更以僕言婉而諷之。則云鄙性如此。欲改未能。如是則欲其入而閉之也。故復辭之。嗟乎。為貧而幕。猶古之為貧而仕也。抱關擊柝之中。豈無一二賢豪者流。然讀簡兮之詩。則古之不得志於時者。亦不乏人矣。傭筆生涯。何足動人觀聽。惟自愧執藝之卑而已。知足下當亦憮然。

(一)冀。即今直隸。泉州。即今直隸關。即城門。抱關。即管城門之官也。擊柝。簡兮。詩經篇名。君子不得

(二)隸冀縣。(隸泉州縣)。(即敲更也)。(三)孟子。惡乎宜乎。抱關擊柝。意。而仕於伶官。故賦此詩。

昨天接到姓李的年伯來信。知道你從山東地方起來。又去做冀縣的縣官。承蒙他記念我。殷殷的邀我過去辦事。在他受了一番磨折。總當改換情形。但是看他的來信。仍舊和從前的老樣子一般。他的交情。可以感激。他那邊的幕友。不可去做。所以講了很和氣的話。語解復他的。過了幾天。又委他做泉州的知州官。又承他有信寄來。邀我情誼和話語。越發比從前真切。信上說我辭覆他的話語。又是委婉。又是譏諷。倒反說我的脾氣。也是這樣。要改還不能改。照這樣講來。明明叫我進去。却又是推出門外了。我所以又辭覆他。○唉。為了貧苦。

去做幕友和那古人為了貧苦去做官一般。從中管城門的和敲更的那些人並非沒有一兩個英雄好漢。但是讀詩經上蘭兮那一篇。可見古時不得意的人正不少了。我是賣筆墨的生涯。怎樣可以叫別人看我聽我。也不過慚愧自己所做的行業很卑陋的。我必定知道你代我悲傷了。

辭保定太守顧學潮

伯樂過冀北之野。而凡馬皆良。士經品題。則聲價即倍。所以知己之感。必思圖報。而後於心無憾。郡伯大人當代鴻儒。千秋金鑑。士被容接者。誇躍過於龍門。晚以疏庸。遽蒙青睞。許備藥龍鼎言垂詢。華夜同榮。草木有心。亦知鼓舞。晚何敢自棄門牆。實緣素患脾泄。致氣體虛弱。簡僻之區。尚可黽勉。繁劇之地。慮不能勝。倘刻意求勞。自欺以欺君子。則獲愆辜情。何能自贖。況晚素性拘迂。憚於逢迎。省垣冠蓋如雲。非疏懶者所可居。此區區之苦衷。不得不略陳於長者之前。惟冀雲霄俯照。格外曲原。而知己之感銘諸心版。尚當圖報於異日。肅函鳴悃。並申謝忱。

伯樂即孫陽之字。**鑑**即鏡子。**張九齡**唐時人為唐代龍門。**屢**藥龍。謂在他處辦事也。**狄仁傑**唐人。**門牆**稱師長也。**周時人善相馬**。**之賢相**玄宗生日。進千秋金鑑錄。**見前**。**對元行沖云**。諸君皆吾藥龍中物。見唐書。**論語夫子**。牆數仞。

伯樂走過冀北空曠的地方。那些平常的馬。都已變做好馬。士人得着有勢力的稱贊。那個人的身份。必定要加一倍。所以對於知己朋友的感激。總要想補報他。然後心裏沒有恨了。你既做了知府官。是一代很有學問的儒生。又可做一千年以後的模範。凡是讀書的人。等到被你交接。還要比鯉魚跳過龍門。格外榮耀些。我是很疏懶很平庸的人。蒙你青眼看待。備做你藥龍裡的東西。你又拿話語來問我。我的榮耀。好比着了衰衣一般。草木尚且有心。也知道心裏快樂。在我怎敢自棄在門牆以外呢。實在為了脾經水瀉的毛病。所以血氣和身體都是虛弱得很。如果在偏僻地方。還可以勉力支撐。如果在繁盛的地方。恐怕就擔任不住。省城很是熱鬧。那些來來去去的客人。好比流雲一樣。不是疏懶的人。所以住在這裏。這是我的一點苦心。不得不在你長者面前。略告訴你的。總之望你有大度的人。明察我的心事。格外原諒我。在我感激你這個知己朋友。已在心裏雕刻起來。應當在後來補報你的。所以茶茶敬敬的寫這一封信。不覺悲傷起來。并且說明謝你的意思。

與孫星木

於正定大寺而見佛之大。於正定縣署而見官之大。始知宇宙奇觀。非吾輩不能遍閱也。獨是佛之大。丈六金身。若藐焉一躬。長不滿六尺。官不過百里。何龐然若此。孔子曰。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。殆仰承先德。變本而加厲者乎。接見後。即思告退。因吾兄囑令代庖。不得不候吾兄之來。聞台駕已到省。幸惠然速臨。毋使弟仰之彌高。喟然長歎也。

（一）

正定。即今直隸小也。○孟子。龐然。甯武子。名俞。仰之一句。見

（二）

隸正定縣。說大人則貌之。

（三）

龐然。甯武子。名俞。仰之一句。見

（四）

大貌。衛國大夫。論語。罕言篇。

我在正定地方的大廟裡。看見很大的佛。又在正定地方的衙門裡。看見很大的官。纔知道天地上很奇怪的模樣。如果不是我們這些人。不能數一概看盡的。○但是佛的高大。他是有一丈六尺裝金的身。如果論到一個很小的人。長還不到六尺。官不過管到百里。為什麼自己抬高起來有這樣子。從前孔子道衛國的甯武子。他的愚笨。別人都不能及他。莫非不是他學前人的模樣。改變自己的本來面目。越發變得利害些麼。○我和你見面以後。因為你叫我代這個館。不得不等候你到來。如今聽說你已到了省城地方。望你快快的到這裏來。不要叫我抬頭望你。越望越高。倒反歎一口氣。纔好。

答蔚州甯刺史

傭筆生涯。本以得館為幸。乃蒙大夫之招。而以疾辭。蓋亦取瑟而歌之意。不意大夫不察。復以今日之辭為是。則前日之就為非。以前日之就為是。則今日之辭為非。殷殷致責。是大夫尚未知辭與就皆是也。恒山之就。乃為星木兄代庖。非明府之延致也。蔚州之辭。乃大夫謬愛。非不才所敢奉令承教也。雖今日之大夫。即前日之明府。即可代庖於前。何不可應聘於後。不知未到恒山。曾懷願識荊州之幕。既到恒山。仰見明府巍巍氣象。有五嶽不足喻其高。九州不足喻